

流 亡 者 译 丛 花城出版社

帕 斯 捷 尔 纳 克 著 安 然 高 韧 译

北京)
5.6

追 寻

帕斯捷尔纳克著

追寻

安然 高韧译

花城出版社

追 寻

——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录
帕斯捷尔纳克等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32开本 7.25印张 1插页 167,000字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60-2368-5

I·2036 定价:10.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流亡者译丛》

林贤治

在一座焚毁的大厦的废墟中，我寻捡到这些书籍，因为烫手而把它们全都擦到了一起。在不同的文字中间，我一样看到火光，暗夜，革命者，告密者，忏悔者，闪烁在铁网中的眼睛；一样听到昂扬的和喑哑的歌声，子弹的锐叫，镣铐的叮当，嘶喊，呻吟和叹息……

这就是红旗下的苏联的历史，英勇地战胜了德国法西斯，而又在“大清洗”中无辜地葬送了两千万生命的苏联的历史。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一度成为国际共运的教科书，事实证明，那是一部虚构的历史。在一个失去民主保障的国度里，真实的历史，只能保存在社会档案里。在当时的苏联，其实要保存一份有价值的文献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即便如此，却仍然有人像保存亲人的生命一样，为保存一份真实的记录，甘愿承担可能的风险。我读到苏联作家格拉宁的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他在参加作协为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恢复名誉的活动之后，到档案库查找左琴科在几十年前一次批判会议上发言的速记记录的情形：

速记记录倒是列入在册的。可是，已经没有了。它被清掉了。什么时候？谁干的？不得而知。不难看出，文献对某些人来说是如此令人愤怒和可怕，以至于连在档案库里都不能保存……

有一回，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向一位认识的女速记员讲了我多年来四处寻找那一份速记记录，却徒劳无益……过了大约两个月，她打电话请我去。当我赶到时，她没作任何解释，递给我一叠打字机打好的纸。这正是米哈伊·米哈伊洛维奇（左琴科）那个讲话的速记记录。从哪儿？什么方式？从一位曾在那个会议上工作的女速记员那里得到的……速记记录上贴着一张字条：“对不起，有些地方记了个大概，我当时特别激动，眼泪影响了记录。”没有署名……

一个普通妇女，她知道左琴科什么呢？难道她比我们的作家和学者更明白一个“敌人的走狗”、“流氓”、“资产阶级下流作家”的价值吗？然而，仅仅凭着诚实善良的天性，她保存了这样一份历史的见证。当篝火已经熄灭，唯靠沉默的石头保留了火种。

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因此，除了可供实证的故址和文物之外，历史的构成，还须包括经由回忆录、日记、书信、自传、传记等形式披露的不同人物的内心真实。甚至可以说，那些祖辈的个体生命，千疮万孔的灵魂，比历史家的关于民族、国家、政党的一鳞半爪的记载，或者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材料更真实，更可靠。

我把摞在手头的十种书，未及焚毁的历史，取名为《流亡者译丛》而奉献于读者之前。这些作者或传主，都是知识分子

作家。在一个极端的变态的历史时段，他们同许多职业革命家及将领们一起，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危险的敌人。贡布罗维奇说：“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必然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这里称之为“流亡者”，除了这层意思以外，还因为他们并非一生平静，终老林下的顺民或逸士；其中几近一半流亡国外，余下的几乎都是遭受压制、监视、批判、疏远，而同时又坚持自我流亡的人物。在内心深处，他们同权势者保持了最大限度的距离。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苏联作家足够经受了时间的严酷的考验，他们无愧为从博大深厚的黑土层生长起来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对此，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赞扬说：

俄国有这样的诗人多么值得庆贺；他们那么伟大，他们的伟大在于为了生存必须战斗，而他们知道必须战斗。敌人就在那边，清晰而明显。甚至在他们的先辈西蒙诺夫们、爱伦堡们、曼德尔施坦姆们、茨维塔耶娃们、阿赫玛托娃们指出敌人之前他们就懂得了。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讲了，再讲，才能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多么羡慕俄国有这些诗人！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苏联对我国的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既点燃火光，也投下可怕的阴影。书中描写的时代氛围，事件，众多苦难的制造者和承担者，等等，都是我们所熟悉的。今天，当我们为了确立未来的坐标而回首前尘的时候，当我们凝视历次政治运动的累累伤痕，寻思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恶梦的时候，当我们困惑

于一种气候而废然中止手头的工作的时候，面对发烫的书，我们的中国作家，广大的青年公民作何感想？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触动和开启我们？而我们，只要站在人类的同一立场上，是否经得起良心的最后的质问？

1995年6月初

我生性就是如此
遇事都要穷本清源：
在工作中，在探索道路时，
在心灵困惑的瞬间。

追寻流逝岁月的实质，
追寻那些内在的原因，
查它的本，挖它的根，
一直剥到它核心的核心。

时时刻刻捕抓
命运和事件的线索，
去生活、思考、感受、爱恋，
实现新的开拓……

——鲍·帕斯捷尔纳克

目 录

人与事·····	鲍·帕斯捷尔纳克著	安然译 (1)
吉娜伊达的回忆·····	吉·帕斯捷尔纳克著	高韧译 (67)
回忆帕斯捷尔纳克·····	伊·切尔尼亚克著	高韧译 (143)
《日瓦戈医生》的风波·····	奥·伊文斯卡娅著	高韧译 (165)
译后小记·····		高韧 (220)

自传体随笔

人 与 事

童 年

1

我在20年代试作的自传《保护证》中，分析了我赖以成长的生活环境。遗憾的是，那些年不幸盛行装腔作势，害得我这本书也不成样子。在现在这篇随笔中，有些旧话我不免要重提，不过尽量不重复。

2

我于俄历1890年1月29日生于莫斯科雷任的房子里。这所房子坐落在宗教学校对面的武器胡同。我还模模糊糊记得秋天里跟奶妈在校园散步时所见的景物。落叶成堆的潮湿松软的小径，池塘，土堆，油了漆的叉形路障，学生们在大休息时嘻嘻哈哈游戏和打闹的场面。

在学校大门的正对面，有一座砖石砌的二层楼房，外带一个给马车夫用的院子，我们家的房子就在这座楼房的拱形大门上面。

3

儿时的种种感受，是由各种惊惧和欣喜的因素构成的。它们

富有童话的色彩，都起源于两个支配一切、又把一切联系起来的主要形象。一个是马车街上马车店里那些熊的标本，另一个是心地善良、身材高大、有点驼背、头发蓬乱、声音低沉的出版商孔恰洛夫斯基，以及他的家庭和他家中所挂的谢罗夫^①、弗鲁别利^②、我父亲和瓦斯涅佐夫兄弟^③用铅笔、钢笔、墨笔画的画。

周围的地方，如几条特维尔驿站街和胡同，管子街，百花林荫道的几条胡同，都是极不安全的。时不时会有什么家伙一下子过来抓住你的手，把你揪走。诸如此类的事，还是不闻不问为好。但是当保姆和奶妈的是耐不住孤寂的，所以那时我们周围就可见到这些杂七杂八的人。还有中午在大旗营房的露天操场上，总有骑马的宪兵在操练。

由于经常接触穷苦人和流浪人，附近林荫道的邻居又是一些受歧视的人，他们的遭遇，他们歇斯底里的发作，我时有所闻，所以我过早地怜悯妇女，一辈子万分地怜悯她们，而对于比我会早死的双亲，我更是十二万分的怜悯。为了让双亲能摆脱地狱的苦难，我要做一番无比光辉的不同凡响的事。

4

当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家搬到邮政总局对面肉商街上绘画、雕塑、建筑学校房子的一套公家宿舍里。那套宿舍是在院内的厢房里，在主楼的外面。

主楼古老而漂亮，在许多方面是极好的。1912年的大火没有波及它。一个世纪以前的叶卡捷琳娜时代，它曾给共济会的一个分会提供过秘密活动的处所。它的一侧弧形转弯处，在肉商街和尤什科夫胡同的角上，有一个半圆形的带圆柱的阳台。宽敞的阳台像壁龛似的凹进墙里，同学校的礼堂相连。阳台上可以完全望

见肉商街的下一段，街道远远地通向几个火车站。

这所房子里的人在1894年从阳台上见过亚历山大三世骨灰运送的仪式，两年以后，又观看了尼古拉二世登基加冕礼的一些场面。

站在阳台上的有学生，有教员。母亲抱着我，挤在阳台栏杆旁边的人群中。她的脚下就是大深渊。深渊的底上，撒上细沙的空空的街道正静默以待。军人们忙忙碌碌，大声发布命令，不过站在阳台上的观众却听不见，仿佛被夹道列队的士兵从马路上逼到人行道边上去的屏声息气的市民们的沉寂，把喊声全部吞没了，就像沙子吸水一样。钟声响了起来，凄凉而悠长。从远处传来并继续往下传的声浪，赶上市民们向头部举起的有如海洋般的手，颤动了一下。全莫斯科的人都脱下帽子，划十字。从四面八方响起的一片接连不断的丧钟声音下，出现了没有尽头的游行队伍的先头部分，军队，神职人员，披着黑衣、戴着饰纓的马，豪华到难以想象的灵柩，身穿从未见过的另一世纪服装的传令官。游行队伍不断地走着，房屋的正面都挂着整条的黑纱和包上黑东西，志哀的旗子垂挂着。

仪式盛大豪华的特征是同学校分不开的。学校是由皇宫的一个部管的。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是它的督学，他一向出席学校的结业典礼和展览。他参加戈利岑和亚昆奇科夫家的晚会时，父亲和谢罗夫用帽子挡住画册，画过他的漫画。

5

校园里，在古木参天的小花园的篱笆门对面，在一些建筑物、杂用房和板棚之间，有一所高耸的厢房。在厢房地下室里，向学生们出售热早点。楼梯上永远弥漫着煎小馅饼和肉饼的油

烟。在第二层楼梯台上，有一扇门通我们家的房子。上一层住的是学校的文牍员。

五十年之后，就在不久之前，在最近的苏维埃时代，我在H. C. 罗季奥诺夫所著的《列·尼·托尔斯泰生活和创作中的莫斯科》一书谈1894年情况的第125页上读到：

“11月23日，托尔斯泰携女儿们去画家列·奥·帕斯捷尔纳克任校长的绘画、雕塑、建筑学校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家，出席由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音乐学院教授、小提琴家伊·沃·格尔日马利和大提琴家阿·安·布兰杜科夫演奏的音乐会。”

这儿除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

罗季奥诺夫所写的那一夜，我记忆犹新。半夜里，一阵从来没有明显体验过的甜甜的压抑的痛苦，使我醒了过来。我又难受又害怕，便喊叫起来，而且不停地哭。但是音乐声淹没了我的悲声，直到把我惊醒的三重奏部分演奏完毕，他们才听见了我。一道帷幔把房间隔成两半，我睡在帷幔后面。这时帷幔拉开了，母亲走了过来，俯身向我，很快让我平静了下来。可能抱我去见了客人，也可能是我从打开的房门的门框中看到了客厅。只见那里香烟的烟雾缭绕，蜡烛眨着眼睫毛，仿佛烟雾在吃它们的眼睛。它们照亮了小提琴和大提琴的上了红漆的木板。钢琴黑黢黢的。男人们的常礼服黑黢黢的。女人们身穿连衣裙，袒胸露肩，好像花篮里露出命名日的鲜花。两三位老人的白发和一圈圈的烟雾融为一体。其中一位我后来非常熟悉，常常见到他。那是画家尼·尼·盖。还有一位，对我说来像大多数人一样，终生受益难忘，尤其是因为我父亲给他的作品画插图，常到他家去，景仰他，我们全家深受他精神的影响。那是列夫·托尔斯泰。

我为什么要哭，我的悲伤为什么如此难忘呢？对于家里的钢琴声，我是听惯了的，我的母亲弹得一手好钢琴。我觉得钢琴的

声音是音乐本身的不可分割的特征。弦乐器的音色，特别是在室内乐配合演奏的时候，我是听不惯的，它会使我六神不安，仿佛是现实生活当中从小窗口外面传来的呼救声音和不幸消息。

记得那是两位巨人逝世的冬天——安东·鲁宾施泰因和柴可夫斯基。可能我母亲他们演奏的就是后者的著名的三重奏。

那一夜成了我记忆力较弱的幼年和此后的童年之间的界石。从这块界石开始，我的记忆力和意识起了作用，从此不曾有过较大的空白和模糊之处，就像大人一样了。

6

春天里，巡回展览派画家的作品在学校的几个大厅里展出。展品是冬天里从彼得堡运来的。一箱箱的画存放在我们家的后窗对面的一溜板棚里。复活节以前，箱子搬出板棚，在露天之下一个个打开。职员们把镶着沉重画框的画从箱子底部和顶盖间卸下，每幅画由两人抬着穿过院子送往展厅。我们坐在窗台上，聚精会神地望着他们，亲眼目睹了他们搬运列宾、米亚索耶多夫、马科夫斯基、苏里科夫和波列诺夫的最著名的油画，也就是今天一些画廊和国家所收藏的足足一半的名画。

同父亲交往密切的画家和父亲本人，只开头时在巡回展览派画家那儿展出作品，时间很短。不久以后，谢罗夫、列维坦、科罗温、弗鲁别利、伊万诺夫、父亲以及其他一些人便成立了较年轻的组织“俄罗斯美术家协会”。

九十年代末，在意大利过了一辈子的雕塑家帕维尔·特鲁别茨科伊来到莫斯科。人们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工作室，这工作室屋顶可以进光，是利用我们家的一面墙搭盖起来的，挡住了我们的厨房的窗户。原先窗户朝着院子，现在朝着特鲁别茨科伊的雕

塑工作室了。我们从厨房里看他如何雕塑，看他的造型工罗贝基如何工作，还可看他的那些模特，从给他摆姿势的小孩子和芭蕾舞女演员，到可以在高高的工作室的宽大门口自由进出的双套马的四轮轿式马车和骑马的哥萨克。

父亲给托尔斯泰的《复活》一书所作的出色的插图，也是从这个厨房里捎到彼得堡去的。随着最后修改的进度，小说一章接一章在彼得堡出版商马尔克斯的《田地》杂志发表。画插图的工作极度紧张。我还记得父亲匆匆赶画的情景。杂志每期准时出版，决不拖延。要赶上每一期的时间。

托尔斯泰常常耽搁校样，在上面改了又改。危险的是，给原来文字所作的插图可能同后来的改动不相符合。但是，作家在哪儿获得见闻，如法庭上，羁押解送犯人的监狱里，铁路上，父亲也便在哪儿画速写。活生生的细节的储备，现实主义意义的共同性，消除了离题的危险。

由于时间紧迫，插图都是利用方便的机会托人捎走的。那时有尼古拉耶夫铁路特别快车的乘务车队愿意帮这个忙。身穿铁路制服的乘务员，等候在厨房的门口，就像等在即将开动的列车车厢门边的站台上一样。乘务员的那身装束，使我们孩子大开眼界。

灶上煮着木工胶。插图匆匆拭干净，用固定剂使它干燥，再贴到硬纸板上，卷起来，捆扎好。最后把一包包插图盖上火漆印，交给乘务员。

① 谢罗夫（1865—1911），俄国画家。

② 弗鲁别利（1856—1910），俄国画家。

③ 瓦斯涅佐夫兄弟（1848—1926，1856—1933），俄国画家。